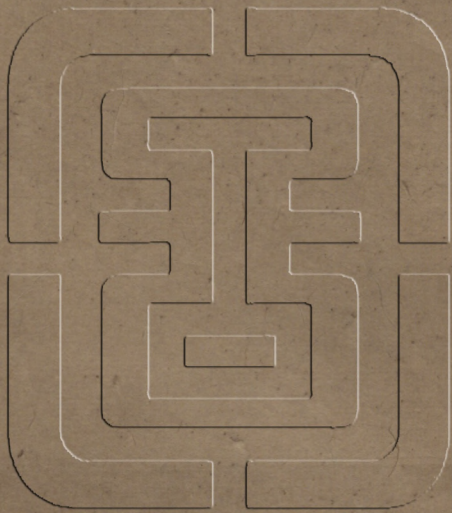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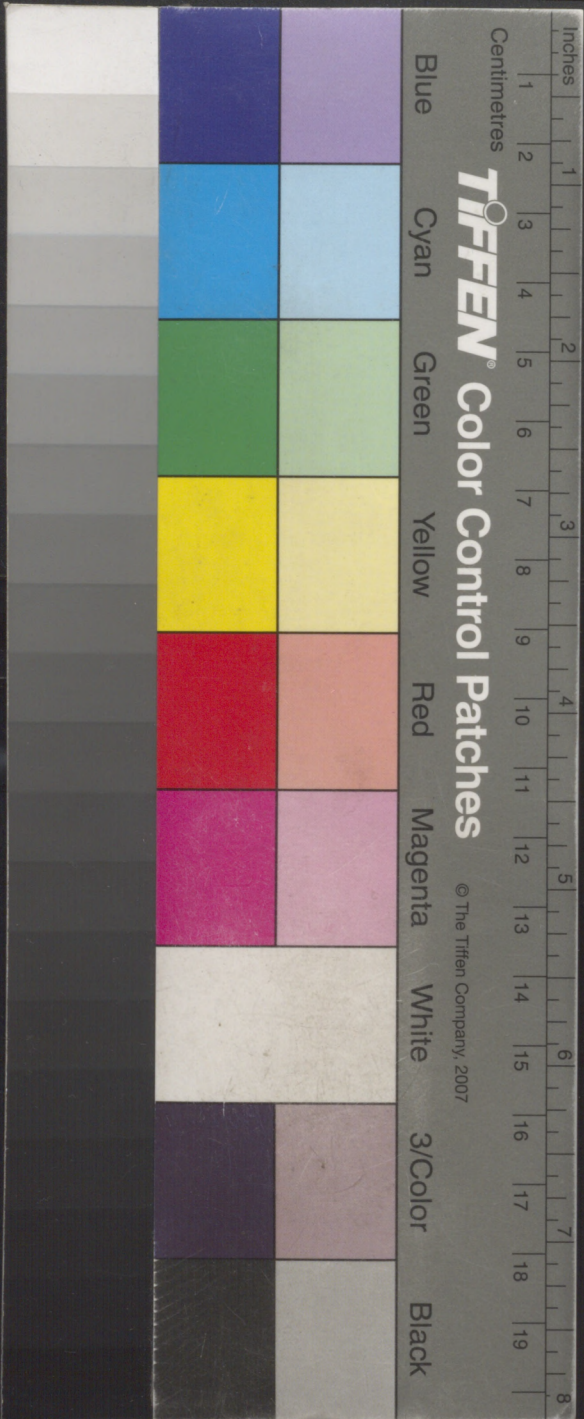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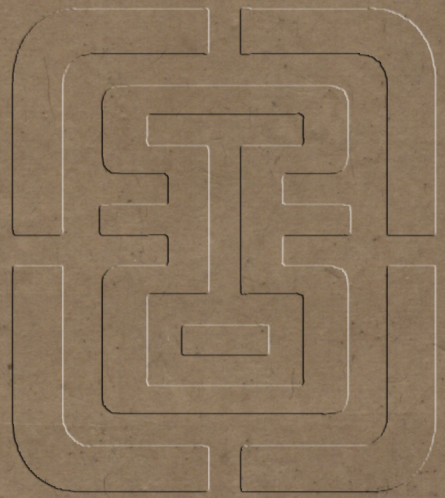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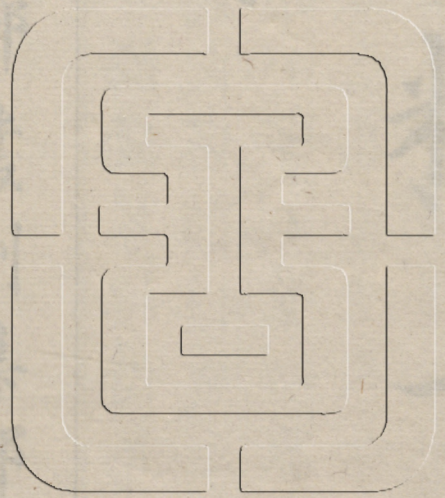


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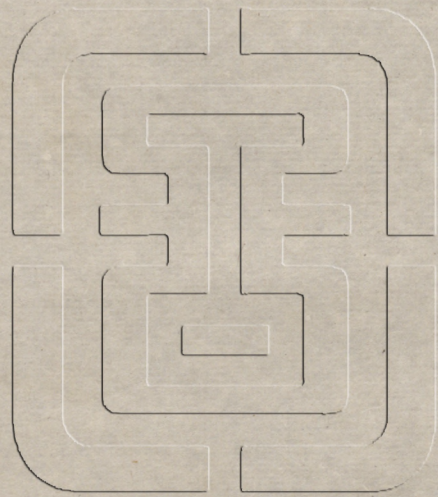
唐  
文  
粹





文粹一百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烏程  
蔣氏密韻樓藏元翻  
宋小字本景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六寸  
五分寬四寸六分

文粹序

吳興姚

鉉

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  
我宋教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  
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  
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  
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先侑儒雅盡識  
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  
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  
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  
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崇文院  
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

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  
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  
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  
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  
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  
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  
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  
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  
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  
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  
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

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  
懟則溺于譏惑漢興賈誼始以佐主之道經  
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誦  
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  
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  
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  
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  
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  
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談聳潘陸之  
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  
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

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  
之得三十卷號曰友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  
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  
始振風雅絲是沈宋嗣與李杜傑出六義四  
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  
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  
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  
揚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  
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  
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節憑凌轡轢首唱  
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

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  
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  
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  
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温  
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  
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  
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  
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  
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  
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千  
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  
代而反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濫

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為命不以彫篆為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魚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文粹序 畢

文粹卷第一

古賦 摠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真人獻山林之翰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脩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于玄宮萬有千歲鍾景祚于洪喬建北宮之尊

殿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  
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  
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驚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爲  
龍舒廣衍兮走群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奔奔鬱佳氣之葱  
葱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  
協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爲朕宮因以鴻稱含  
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爲尊  
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般碩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  
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幹於千木規大壯於喬牧聲坎坎於青雲  
若神蹈而顛摧勢動連崖柱風掉雷倒勁稍於窮谷斬巨砥於昭  
回時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爲椽爲筏羽疊鱗萃朝泛江海夕出  
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旣以靈臺勿亟子來  
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海成忘勞而獻力乃張爲廣庭考正極  
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罔以爲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  
順高明築凌天之四墉既列太階如截下土相嶺欽嶂以沈沈其

始也星鉅電交於萬塔霜鋸水解於千尋擁棟爲山巒杵如林乃  
下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棟楠職以巖密折姑繇以  
爲楹墮喬山以爲磴甃重檐以切霞爛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橘鬼  
疊層楹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階瑩  
水級瓦數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歛睽皆以交輝聳大厦之奇傑勢  
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  
不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踈牽脩遠以窅微悅業戲而巖魏謂  
衝飈激海兮漩瀾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巘嶸而傾鉞石絞扼  
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鬢崇崇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輝瀾  
天漢之波瀾察鑿柄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邈不  
至於階端崢嶸尋顏下視南山照燭無閒七耀迴環啟碑咸赫  
以突兀攄閔弘以蕭檄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仰之  
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交樹巔而碎雲未疑兮我我巨鰲戴  
仙山而出滄波劃娉多兮煌煌燭龍坵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  
廓帝居豁閭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爲翼環阿



閣以周堉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啓重闈之呀赫趨堂塗  
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二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幾與  
金玉紉漢京之文飾熾丹雘於菱嘗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微晨  
矚形輝夜明雲薄萬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  
陰則捐絃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樞駢湊竦柱奔  
列復檻貫綴高窻景蕤黠鴉敢日翳而架連曠天開而中絕形持  
神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崇崇瞻光範之揭揭其南則  
丹鳳啓途設陽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睚盱容鼎七局方駕五車示  
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偃朱  
旗而橐玄甲叱乞乞之驍夫其後則深闈祕殿曼宇踈櫺瑞木交  
陰玄墀砥平鮮風歷蕪凌霞飄紅綵擣武闈增華穆清玉燭內融  
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也三  
朝絲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乾望  
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流宸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伊臯以  
爲長其下則鵷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且金吾領之甚前則置

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畧漏於鍾律  
架危樓之荀簾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派於紫庭倒  
景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慈龍清渠導於元氣玉樹  
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  
厥初經營天下既又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懷也  
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萬晏清而太和奄書契之所論既克廣於  
崇構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揮緯變化兮動搖乾坤其東  
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闕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譜  
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竇集賢人於別殿朝命  
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陰除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  
曾衛而敦叙因命族才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  
右有局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瑠珥貂寺人巷伯  
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宮中之役能罷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材  
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龍飛沈爪抉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  
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攻教其間望我靈和

陟彼高山猶慮憲章或遺國容未備乃立掌醜之司館通事之吏  
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傲王言于有位壻通太極證指龍池重門內  
注復道潛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彤融以煇煇玄象著明帝座維三  
皇居設位俯察仰榮翼至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光其容眈眈惚  
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燕遊  
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匝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  
際却視躑蹌窅窅深窅以晉城黠為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  
侯暢雲歸山穴儼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  
師歛威纖墟不升穎絕掃芒葉無翻稜自中租外鏡洗川澄弦直  
閭闔井畫溝塍靡迤秦山陂陀漢陵知稼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  
興及乎玄冥戒寒海和颺雪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璇階雲門  
露闕天華爽霽明日朝徹赤旗絳旆朱柱艷月仰白帝而金精開  
據河宮而銀燭發其或營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  
謀於禁中皇靈震耀殄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效功侍虜而陳  
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學羣后在

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磬竭天地  
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法象魏與人維新嚴文物於王庭兼  
九伐而宿陳威儀之嚴嶽嶽振振若太一披網緼而俯百神既而咸  
造勿褻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寢闈發尙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蒼  
璧之純精執鎮圭尊朱紘降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  
王就位南面穆然坐若甸侯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貢罔不來格  
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莫璧設  
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籬如生熊羆嚙胎危昂  
歇向歔爛歔射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交陛戟乃進元  
元以觀禮珎初一億兆之增金吾南首麾之以肱遞攀援而登仰  
齊獲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灑豐澤於生人咨上玄之休  
徵申命司寇綾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  
華戎竭歡喜氣闐塞揚金雞於大清炫晨陽於正色慶并之聲不  
踰辰而雷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廓煥爛王臨于朝天地貞  
觀靈宮巖巖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尊帝度豈唯安體而明

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  
不遜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  
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夢甘泉晏恢景福辟王  
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辟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  
宗文太古被德六主慙勛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天蒼生所奉者  
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亦子得安其身乎故  
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者法焉  
聖朝猶斥其華而凭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青素無加飾焉身  
居玄眇心與萬姓同賦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以是享神何  
神不若其慈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陞四海猶未足  
儲鴻醇而俯不耀豈成編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勅懷欽之  
小臣俾離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惟新敢  
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干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含元含元言言萃若日觀呀為天門太階二層達于崑崙鎮  
茲秦野揭以周原烈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有慶千以施令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皇壽考無期既成斯  
文咨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  
以厭于聰明頌聲亦殷于天意私歌竊抒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  
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  
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  
詠歌歌於膺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  
聖之取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  
而不舒猶埋湯其膏臆無乃過歟為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  
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嘗聞遷善之規願附升  
歌之末

明堂賦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宗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  
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宗萬祀之  
不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  
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華天創元也我高祖及仗天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  
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  
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類網淳風勿穆  
鴻恩滂洋武義恒燭於有載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  
統錫羨神保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方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之遂  
登封而降禪將欲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  
耿光則使軒轅重圖義和練日經之管之不彰不質因子來於四  
入豈彈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擢雲梁罄玉石於隴阪空環材於瀟  
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君之鏘鏘雖暫勞而  
水固兮貽聖諱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腫臃乍明乍  
蒙表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從頽沓若鬼若業似天閭地門之開闔  
爾乃劃宰客以獄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玉而垂勳燭萬象而騰  
文著惚恍以洞豁呼嵌崑而旁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轟九霄而  
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窈窕乎紫微絡鈎陳以緯垣闕闔闔而啓

彙崢嶸嶒疑粲宇宙之光輝忽霍赫弄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遠則標龍耳以作揭豁龍門  
以開闢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  
爰膏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托筆金龍之蟠  
蜿柱天珠之硯礪勢枝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  
創規樓臺嶮岫以奔赴城闕嶮窰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日  
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擷華蓋以儻莽仰太微之參差擁以  
禁高橫以武庫獻芳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  
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曾擔  
屹其霞矯厲廣鬱其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景而翻飛大鵬  
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碧光之堂炁乎瓊華  
之室錦爛霞駸星錯波泐颯蕭寥以颼颼宵陰鬱以綿密含佳氣  
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縣飛楹磊珂走拱黃綠  
雲楣立爰以橫綺彩栴攢變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頽攔各  
落偃蹇霄漢翠楹回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祭之繁炳煥以照  
爛倏山訛而昇換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蚪  
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  
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翮施翼而銜霓扶標失足擬跟挂而  
罷躋要離欲臙而沮精視水背而中迷直以複道通乎掖垣空入  
西樓寔為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躡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  
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嶮嶮彤庭煌煌列寶鼎啟金光流辟雍之治  
滄家環海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  
處乎中央發號施今採時順方其闔闔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  
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躩踞青龍承隅而蚴蟉其深沈奧  
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權陰坤斗王土據乎  
其心若乃燭耀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瞻  
眄睚眦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輿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月  
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王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下方御瑤瑟而彈  
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

天之規欽若彤蠶維清維清維崇牙樹羽焚煌燄絃納六服之首受  
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擯金戟與玉戚處五更進百辟奉珪璜  
獻琛帛頤昂俯儼儼容疊跡乃潔俎醴修柔盛奠三犧薦五牲享  
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轆張鈞天之鏗會孤竹  
代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壘神來兮降明庭蓋主之所以  
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  
宰殮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春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霑恩鴻  
浴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兮聒乎區區駢騶乎闕外羣臣醉  
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  
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  
振窮乏散教者毀玉沈珠卑宮頽墻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  
乎天田后親於郊桑葉未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  
玉鑿之缺缺遊于昇平之圃翹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  
陵於鷄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  
包陶唐遂邀崑崙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黜滋味而

貴理國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  
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  
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  
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泥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宮崇明堂倚天關兮龍旋鴻濛構環材兮優蹇塊堦遊崔嵬兮周  
流辟雍文靈臺兮赫奔日星噴風雷宗祀胎蠶王化恢鎮八極兮  
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  
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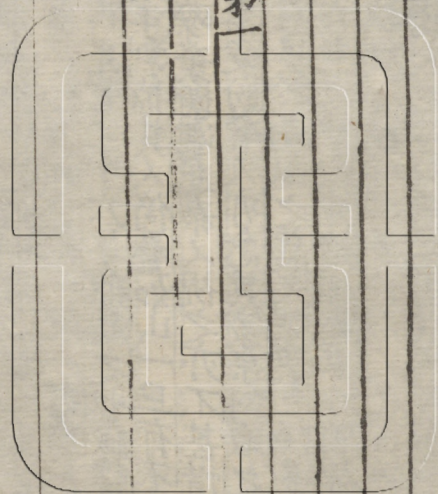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  
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  
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  
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

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嫗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燦燦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  
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輶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二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幾山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  
石金瑰珠礫棄擲漣連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  
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  
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呼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  
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  
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  
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

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文粹卷第一



文粹卷第二

古賦乙摠二首

京都

西都賦

西都賦并序

東都賦李庚

吳興姚

鉉

纂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  
火德丕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  
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  
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  
位敢效臯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  
詠夸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  
乎哉秦址新矣漢社蕪夫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  
矣先生曰賓者不識魏然沈疇感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為我  
源說恭承玉音里人曰昔者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為  
中原既權二年為唐遷都周儵秦莽乎蕪併餘文驅場迎卒于作

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禮壇新都之門闕殿乾宮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衣旣稅瑞氣洋溢謹聲傳於億兆煬燦致乎太乙乃會漢醕發周賚盪萬類淳四海冰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榮甍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楫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達周衢址以十二基張府寺高以百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星分度嚴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資於前王摠編維於御吏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東榮月沈西軒倚九變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開煙籠凝穆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達溫室隅南接以重離絲乎火陽是為土官復道遂廊西則月華重啓銀臺內向中書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近緣右蔽建子亭於彝外設蘭綺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發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官動蕭勾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雞人刀下鶴鶴先聞干官就日

萬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開軒左立太學前序廣文膳豐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祕書典籍品命校郎橫閣三重闈正鉉苗若六藝之條賈百氏之縱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大傳在前少傳在後載言載筆出納護誥鵠動鸞飛振玉鎗金殿廟羞胡鯉之器楚材慙杞梓之林已而燮和陰陽經緯天地祿無軒吳牢籠震夏闢孔子之學堂敷一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罽火額儼霞張旆剝羣綴華奮目而虎眦振髯而蝟磔柔六鈞貫七扎對天仗以司戈分玉璽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閫外四七依榆關以作鎮拒抑營而開壁逐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宗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必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濫羣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彤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



國則昌如土翼冀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踰踰夫如是夸周而  
正齊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篔  
簞簞鑄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胤衣集舞  
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  
紀夔夔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實漢祖之德肆赦緩  
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澳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  
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鑄追共工徙驪兜照  
舜絃浹堯年臺枚白簡吏閣丹筆惣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  
匡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又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帔雲冠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歲  
豆時籩夏簋殷鉶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  
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監棠棣分華動政外名花草中題  
吃雲中而佩鳳香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設席千蓋百體家人齒  
筵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隄砥平錯則嬰弁繁夥風

印分魚九榮六佐肅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  
皆銜雞鳴朱邸火度青槐先導孽雲後重奮雷憑以嚴聲不生微  
埃人寒勿僂統以京尹臨人柄殺罔敢不謹蒙家威里金張許史  
走騎如雲行軍若水拉枯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  
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  
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灑在焉斷虹偃  
蹇而亘梁拖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  
統制停幘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鄆杜前張分圻連  
乎馮羽畫郊接乎歧陽掛長山而抵蜀巨氏谷而通商天子穆清  
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  
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息入用戒不虞其中則御  
水分滄昆明不流在野決漑入官環洲菰織蒲紉芰誓菱羞渚戲  
玄鶴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泓作龍漱浹接河漢波通女牛  
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爾乃農家東作  
畝土黃壤樹以桑柘醫養乎南畝以稅以秣以稊以稷以稷以輸太倉

天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故老室有蕃元承化發詔帝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鹽朱軒崇基峻砌待駟高明木秀草肥紅舒綠繁接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書晴金缸夜明羅繡巾幘鼓瑟吹笙諱族陳賓以樂于太平貨隱分厘物次駢連中署肆師夕咽朝昏越璞楚璣蜀賄已費裁綺張繡紋軸蕉筒聲教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履金篆玉高以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之功當仲夏而獻廟立中和而視晨然後輔教時備采盛告豐其接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鑿金作軌四門是揭人縻迷邦士無諱訐示收材而問責上諫行而寬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賚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戰度支主各百姓既足斯焉充牧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篤則太僕承載其樂人也啓九重開三殿齒群官於次坐徵公族於內宴于以訓恭險于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眎仙童之霓裳觀壯夫之角觝御階書陰帝座春深續紛官闈竊窺嬪林既受賜於逮會盡拜

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乘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肅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目作戒於心曾共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隳列城徒罷驪山復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事也惰苑廣袤置籠南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齊門失耕禽游獸閑代謝物移繚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豐水悠悠文王作周傳艱子孫長平遂遷乃膳鎬都武王宅居國失披死豐鎬皆無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時以生淫祀變詐徐評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黍牲事亡地存爲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鑿秦殿知特刑不如特德也因迎夏則鑿隋倉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鑿周勒知祖基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鑿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祿也四鑿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命

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  
衢六陌亦稱河洛如乎周小今自隋華進十八里作唐東宇成者  
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  
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  
高祖西安文皇舞十一挂戎衣我人保先彭城獻紹東功乃立則  
創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天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道遙明帝  
大同出震開宮恩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  
乃周洛為池帶漕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一梁之天矯在隋之始  
移劃前規之隘修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二而戒就重城  
不居萬盜齊構訖大業於義寧廟皇家而遂授既而天踵以正地  
唯以實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  
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勳心而祈嵩我旬我郊三聖之靈  
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運東山之真賦扼關外之諸侯貞齊  
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祉崇茲覃懷鎮封土千昭  
回繫前導伊兩阜并開育仁頤智堂隅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

洞西龍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雞御溝接沁苑樹通堤抗鳳樓  
於內庭轟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駕五鱗翠虹梁疊壯  
橫延百堵高暈千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巖連屹屹言言異  
大和而登覽側宿曜而疏軒若蓬萊之真侶瀛洲之列儔鸞駕鶴  
車往來于甲天藏城曉啟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宿接痛翠華在  
鎬分官以守監著惟二卿曹亦九臺閣高閱支馭東方乃俾二官  
別持憲綱赫若夏月凜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  
鄉郊圻作固屯兵孟津十里無煙萬天宿宿實兼武庫以食濟温  
唯是咽喉屬子將軍禮樂所流敬惟舊周追魯俗而為鄰化殷頑  
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膺撫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  
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  
之史籍從其當代之人倫兄弟共位皆崇榮石記標標標標標標  
螭首龜茲疑時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一陸而設征至若里巷之  
新名問閭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儼戒於將來  
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誌尚存始一惟艱內姓所都李年乃遷或得

千聞或得于傳幸子勿華誠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郊  
廓之地中居帝城賢相聖德靈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  
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富徵長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敬  
朔太史不頌百派分波爭過其源汜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  
秦成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上瀛氏棄之不其文武此周之失都  
也南陽真人復踵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醅  
冲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相摧棟陽  
弱陰強劉鄩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不徒許促齡四十強臣執  
柄三嗣徒立政由審氏王髦莫奮五解王崩炎居魚遜此魏之失  
都也晉始三世亂與永嘉蕭蕭構兵沈闕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  
波八王既分五馬南奔左社之喪乃求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  
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頽權在強臣則魏祖權在  
親戚則晉是四者各必其故權輿動移運隨鼎去從右如斯謂  
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優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  
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

車設設其徒行者不費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  
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絳鳴管語我道如堯我  
稅如顏貧度而稱賤賞而視比屋相視耻衣小童開場分肆不列  
發參同軌同文畫呼夜謹父惺子愉去徑即盤既光既億動動植  
植無聲之靈薰然不自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昇之漢休摧代繫時  
不爲彼優我俗既饒我人既驕矣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  
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堅壘西向擊動衡天錫腥門開覆景殿  
據武成殺人如刈焚虜若雉蜀駕先移胤師後誓傷四年之委燼  
奮一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推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体平蠲補痍故食賦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  
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瀆盈  
萬室惟城職職市鬪駢比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  
慄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目鄉里之人思萬葉之威儀幸  
物阜而時和措康衢而引領作望幸之慶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

慶搖裔考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瑞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則年自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珽謂公鄉大夫曰予在人上暨祀三四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庶稍蓄未臻于壽動殖小遂猶有杜大日月所至猶照叛亡戎狄雖貢西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愧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爲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爲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敷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竟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監四姓之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文粹卷第二

文粹卷第二

古賦丙摠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二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象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許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賈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激吮甘露游泳和氣聲韻綿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沐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大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子歲將擯大禮以相籍越舜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  
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斗冕裘甲子王以味爽春寒薄  
而清淨虛闈闔逗或九張猛馬出騰蚪捕焚惑隨反旌頭風伯  
扶道雷公挾軻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疊何萬山  
颺效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中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在右堯步  
銜趨禹馳湯驟鸞翺翾之擇萃班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撫  
流沙而承露紛隋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絕光  
烟而初晝於是翠旌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漢女捧盤  
而盪激群有司之望幸擬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開於染盛羽客先  
來於介胄燦望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  
以視履積昭感於廟績匪正弊於祝史若於蠻之有憑肅風颺而  
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管籥芝蓋敬以佩  
纒中從從以迎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

權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于孟德之禍爲仲達  
所愚鑿齒其俗窳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啗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攪擊於  
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耳嚮在拓跋與宇  
文豈風塵之不雜比聰聰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  
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微典恭  
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栢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龔  
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旣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評取貞  
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矧鱗介之鳴篋昆蛟以振  
螫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紺閭羅詭異以戰香地軸頽而  
融曳洞宮儼以凝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  
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大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拒則有虹蜺  
爲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蓋蒼嶺崕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施張  
於三細觀披寫於心胷蓋脩竿無隙而乃席以容裂手中之黑薄  
晚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胡返撲於玄蹤忽驚日而翻

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咸豐詔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地之紀綱土配君服官尊宰商數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縣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勳力耳目宜乎大帶齊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隆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國溧淪不忘伊庶人得讓寔拜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問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問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鸞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晉批周挾隋之後與乎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節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

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尤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涕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閔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几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大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管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羣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葉階有賓昨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篋籥化以碣磻千戚絕而婆娑鞞鼓填篇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燿燿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佩劍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  
其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闕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塞而激昂蒼靈戒  
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群心囊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  
人之傑丹青蒲地於竹高節自唐興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  
名垂卓絕回不遇返王撥亂之主君民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靈之切  
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軀軀載其力筆與唇舌  
使察則與養則若斯之盛已爾乃直手主察半務警聖之物散絕道之精蓋我  
后常用惟時克貞魯以蕭翁以茅明以慈管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殘  
其瑞神茲安帖不敢秘其精而無絕軌享鴻名者于以奏求安于  
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竿淵淵淵淵沛枯骨而破  
龍首施妖臉而凍蘇冥園變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焉霜露堪吸禎祥可把魚官獻款陰事儼推薄清輝於鼎  
胡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宜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自勝鞞牙旗而獨立吟翠駭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欲聽  
而思疑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渾朴  
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丞丞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  
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  
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近齊方士奮其威  
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馮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  
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謁天跡地受綏登車伊頤洞槍輿先出爲  
儲肯本枝根株乎萬代瞻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絳壇紺  
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肆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  
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備頌祇  
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泰道而不昧俟萬乘之將發掌次銚璽卹之  
則封人考墳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不齊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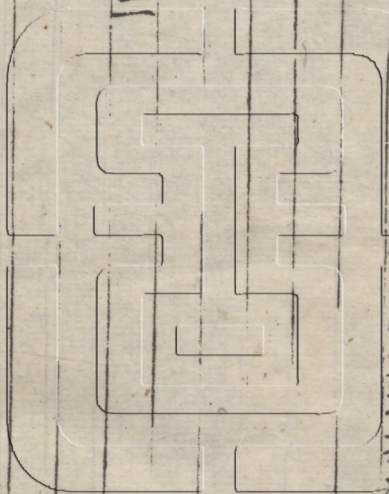
齋心於宿設將時食而匪寧溘門坡陀以前驚駭駟及覆以相經  
頓曾城之軋軋萬方之榮榮馳道端而如祇浴日上而如萍製  
翠毛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成削以落羽颺幽  
憂以固局戰坡慄華裾清掉涇地回回而風漸漸天決決而氣青  
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齊夕雨於瀟湘洞庭  
於是乘輿孺然乃作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  
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坡壙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獲  
而黥螭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香冥金錢成陰以結絡吹堪  
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  
羆耳以相詆虎豹高跳以虛攢上方將降惟宮之絃綱弄玉軼  
以鸞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省之場皮弁大裘始連於穹崇之幕  
周衛轆轤既而忒若月窟墨而扶桑寒田濁穉而曉星落浦定位  
以告紫謁最上而清超尋聖旨以張蓋春威難以建於簪裾斐斐  
猶狙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  
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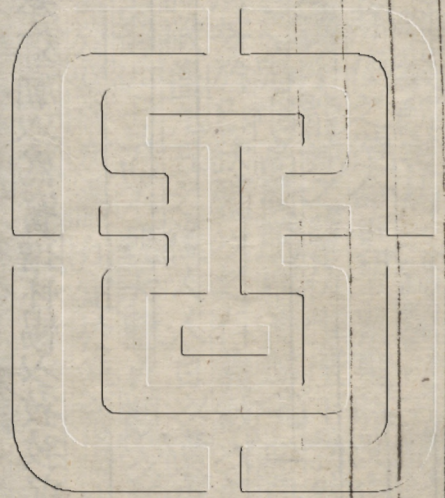
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  
之則必取先於稻林麩籩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  
八簋豐備以相公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不業繼起信  
可求其昭配群望之編祭在斯示有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陳  
乎節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搜繁交  
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研礪英華發外非因乎籩簋之高和順積  
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腠脊挂胃柴燎窟塊駘擊若赫醜斜晦  
瀆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廷熒眇溟撥涿聖慮岑寂玄黃增霈  
蒼生顯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或馭駭以脩登霜女江妃乍紛綸  
而睨睨執紼秉翟朱千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  
虛明於是潛沈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麗朔漠洶陽谷而  
濡若英著艾涕而童子儻叢棘拆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醴醪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  
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推成爾乃  
孤卿侯伯群儒三老灑而絕皮軒趨帳敷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

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大吳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  
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葱菁秦失之於狼貧蠶  
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甚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  
道祖視生靈之弊裂醜害馬之蹄齧河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  
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摯累聖昭洗中作觸躐氣慘贖乎  
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閔不  
敢依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壁長劍乳血尊卑配宇縣制挿紫  
極之將頽浴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夷狄之影徹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  
自以爲稷禹王綱沂古而不軌天聽直觀以高揭蠶爾差僭粲然  
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恐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觀數統從首  
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差乎麟鳳胡爲  
乎郊數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鵠  
鷺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群后端策

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  
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  
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  
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璫怵惕以致致况太屨氏之時六龍  
飛御之歸

文粹卷第三





文粹卷第四

古賦丁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符寶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

渾天賦

楊炯

閱武

大獵賦

李白

新書師

濟河焚舟賦

高適

受命寶賦并序

梁肅

裴將軍舞劍賦

喬潭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字文化及盜之而西寶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特寶命在已而怕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哀之尊被竊鉄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王耳復何

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徽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擬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前平六玉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而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旌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實沙麓之遺瘝成巨君之孽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君卒亂長而禍滋泊四七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倬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靈雷邁迤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管井以蕪沒披草萊以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下年遠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隨之并吞始負

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材狼牙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巧莠之釁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饗飛汾晉震疊闕輔雲行雨施雷動騰舉聖人既作萬物斯覩于斯時也充德弱結東周統絕帝謂文帝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答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壘之術苟思慮於廢興胡不旣而患失於戲天發禍幾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

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烟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多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疾立園二十年而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云

有為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黯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為觀象之準繼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驩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曾者後不能覆其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辟其容乃貯

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闕彼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辟候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諫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三客嘗聞渾天之事故請為左右揚擢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倬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闔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

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  
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  
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  
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杓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  
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鈞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  
臣華蓋巖三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  
啓闔闔之重闔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  
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  
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閒陽  
閒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冢社宗人宗正內外  
牧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螭蛇  
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  
而徜徉聞雷震之隱隱聽枹鼓之碾碾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  
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閔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蠱壺之陣所以  
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

倉婁爲衆聚旄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  
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旄之部伍樵蘇之地出於園苑萬億之資填  
積於倉廩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之座三光之庭傷成  
於鉞誅成於鑿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  
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孤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  
之交鷄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  
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靈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  
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  
室漢家之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入  
君之尊天雞曉唱靈鳥書蔭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  
平大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街燭不能  
議其光景夸父摩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  
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市而邊風駛纒盈蚌  
蛤則虜騎先侵適闢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燧  
感鎮居戌巳斯爲上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

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其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駢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贖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膏寸而天下編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日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祲氛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豎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章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盖高語曰惟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

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爲兮右轉天何爲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頓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窺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立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卿署也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

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  
其大略竊或徧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  
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有之地非諸侯禁淫迷職之  
義也上林六左蒼梧右西極若其實地周文繞經數百長楊夸胡  
設網爲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臺之圍圍徑百  
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使今觀之何辭賦之甚也但王  
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  
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國君示物周博平文論範圍之小竊爲微臣  
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設苑堋窮其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  
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後靡非三驅之意取臣白作頌折  
衷敬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龍氣母兮黎五葉之歲誕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  
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  
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具堂雪示脫葉草解節土盡燠陰火井水  
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食八水兮休百工考工制兮遵國  
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武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  
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兮騎麟掃萬乘雷奔稍搏  
桑而拂交交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  
開吞荒裔以盡取太章按步以來往兮文振策而奔走足跡平日  
月之所通震袞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籟箏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柝兮睨三危挾細柳  
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兮森森於是掉倚天之劍彎  
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到守甬憶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  
之生風羽施揚兮九天絳爍火挺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  
戟羅廣澤呵兩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楫北以代恒作袂夾東海  
而爲黔兮拖西瀕而流渠壅九州之珍禽兮廻千羣以空入聯八



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黑崇懸原峭格  
掩路機螿過而猶礙蝶螟飛而不度波魚鱗鱗與翳榛空翔鳥與伏  
兔促營合技彌變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躑血縈衆山之聯縣隔遠水之明滅使  
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斬高嶺深平險谷擺椿枳開林叢嗙嗙呷  
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治之雋鳥獲中黃之常靈趙崢嶸獵莽  
蒼哨呼哮颯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操挾三  
望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射號以鸚鵡分氣赫火而  
敵烟拳封猓肘巨挺梟羊懸叱以鼉蹄狹踰亡精而墮頭或碎腦  
以析脊或以所而飛涎窮盡荒蕩淵藪抗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  
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換雄雌之九首叱騰蛇而仰吞拖奔兕  
而却走君王於是峨通天靡星旌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効獲  
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靈懍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勸武卒  
雖躡轡之已多猶初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  
車輜輜以陸離駘駘煌煌而奮發雁鸞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蹠蹶

攫躡巖巖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鋸鎗填巖嚴掩窟觀殊材舉  
逸群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駁窮奇龜獠牙若錯劍鬚如叢  
竿口吞交鋌目極槍櫓障限孤懼王弩射猛風透奔虎金鋌一發  
旁轟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摠八枝搜  
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喬看高林撇絕壁抄獬獬獵豹躡囚龍融於峻  
崖顛穀纒於雲石養由發箭奇眩飛車巧括更贏妙兼捕且墜鷗  
鴉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稍鷓鴣鴻濤鷗鷗地唐虞之神居斬飛  
鵬於日域推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龜隨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  
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雲乍若其高天雨  
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  
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復何足以爭雄而君  
王茫然改容愀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誡遠斯馳騁以狂發非至  
理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  
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

睚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皇與鸞鷟兮旋駒虞與麒麟  
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能於渭濱於是享煥徒封勞苦軒行屆騎  
酌酷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局  
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使教與狩歧何宣城之足數西  
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  
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狙於首德張無外以爲  
置塚大朴以爲楛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行罔有  
不克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  
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嘗圖鳳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  
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鹿麋之多少誇苑圃之大小者  
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泰  
山象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蛇  
旌返靈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壘幽君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  
下不知其所以也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  
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功卒耀武窮髮停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  
闕闕獻功于魏闕上草之則鍾以得漢鼓以鑿雷千妓度舞萬  
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濯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  
醉夷夏薰薰帝載和帝謂將軍技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  
虜節公首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乎貝曾朱綬而正色  
虎裘錦腸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  
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含翕然鷹揚翼爾龍驤  
鋒隨指顧鏗鏘徇翔取諸身而奮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穎左  
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輓轆射牛斗空中悍  
慄不下將久效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淨綽綽  
眞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  
朱子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融乎  
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漫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

之顛顏及乎變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  
風生兮旂旛檣檣雷走兮彤庭暉暉陰冥變見靈怪離獵將鬼  
神之無所遁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懼嗟夫蘭子之送躍其人未推  
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銳負劍有千金之飾  
奮紫韁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  
力或歌曰洗光武臣耀旌翅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  
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視  
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其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  
將軍之劍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萬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南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  
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仁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瑕之恩未報拜  
賜之言虛設敵名勵節易地改轍冀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  
乃復總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屯長劍電掣手抱哮兮前貔後虎威  
稜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

之瓦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平威秦父濟平孟津其氣益振其屈  
欲伸於是河中舟不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雲雨賦負則  
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雲路變叱咤而風塵弭  
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爲異鄉之王魂魄爲鄰國之  
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水相守水與火相  
煎烘大川煨長孺龍吼乎沸潭魚喙乎湯泉舳舻化而爲炭穢掉  
颺而爲烟水聲與軍聲各号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于衡子天是  
以天爲我赫怒焉地爲我震業焉材木爲我枯死焉山陵爲我崩  
蹙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  
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德之修誠之至天將放吾將避開城郭而不出潛鋒鉞以自備以  
五廟苟存爲幸以萬人苟免爲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虐其土地于  
特誓實之主反爲客秦實之客反爲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  
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峭陵之下旣而鬼雲前馳人解厚顏四顧清  
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曹沫復魯豈勳自居其下

范蠡平吳之力莫則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  
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羸得精鑿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貴功捨  
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  
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  
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  
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湯賢固久懸  
無私之鏡以照六合倘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撥音拾異對菲盡取  
若有一人逆忠貞合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  
題橋以見志入函關奔繡以示誠寧休焚舟而死不為并甲而生  
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析薪  
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  
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文粹卷第四

文粹卷第五

古賦戊 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海潮賦并序經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為  
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  
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  
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  
出入欲不盡著安將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  
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  
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  
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  
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  
鼎而不饗之欲望膳羞之孰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  
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  
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賦其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書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書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天絕至陽之元精謂日作寒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於在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有古人之守或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震泉之鄉沃焦之域樓懸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鱗隱見以作荒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詭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罽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幾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微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為水故露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賸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

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海於是欲扶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嬰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方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蛻蛻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但隨二至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元氣常運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所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巖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勇項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謂地浮於水半圓天而勢齊謂與陽上謂無物可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謂無物可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暴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聚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立浮而迭起飛沫電涎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周禮法曰日徑千里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水之龍逼而不澎溟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愧落焯鑠如雪巨鑊絕兮不可探乎流流之內呀焉若天地

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狗反虎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猛虎與兕象懼千熊及萬羅呀偃蹇而鬚樂忽割磔而羞此河且意其反其少進也若召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躪較相摩錯閭閻澶漫凌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滔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懼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嘯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顛蓋葉介虛介而愕貽擊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頌畫天地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故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沂而未考其根焉有未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廣執脰音崇乾難也儀孔土相見春夏用脰秋冬用難伺顏言之少閒請見微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

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輸指溢漭之難悟欲盡聽於群儒今  
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臣章禹  
步虛里也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帝遣禹曆日陽秀受乎江  
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播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  
致暑謂量日影千里周髀作日股為用以辨乃知日月之遠近  
竈窮情乎天象神龜鄭大夫子雲贊數於幽默八十一道七百  
陽之數者也張衡考動以鑄儀觀難淳風迷時而建式謂此  
儀立式以彼皆疑神於經緯之閒極思乎圓方之壘胡不立一辭  
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若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質  
之胡不考之白此既而苟由日升富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  
而秋冬勃其其逾朔也當少准何濶激而斗增其三開月二  
其過望也當少浪何積日而憑凌其四問十八日潮書何常微五  
間也何常大勢被大海人知之何錢塘洶然以獨起珠百川  
之淮退其七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其八日之赫焉  
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萬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其

間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再出其萬流之多匪  
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盍沉四國何成彼潮而  
小大一式其十為潮之外水歸何域其十一又云水實浮地在海  
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大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  
水囊有不沉豈同其不葉而泛以踊澎繫坎北之至大何水力  
之能任其附三吾聞之天地噫其齒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  
踰其四問豈由日月之所運其詐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  
深通厥旨及聞客論所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其賦辭蓋聞  
南越無頌冰之禮鄭入有市璞之嗤常控拮於獨見終沉溺於  
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有事至理無爭無勝猶  
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音諒余心之足證當  
為子窮幽而洞真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其十一夫日此燠陽生於  
復其三表下坤上復將論日之升降陰陽之離南斗而景長終日  
漸近其北故登漸其迤中故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  
長日進其變故也其迤中故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  
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於胎卵鳥獸含滋於

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腹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答第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三巽下姤退東并而延夏至後日漸近遠齊州而咸書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及南故夜長也候水泉閉而土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歸運大澤而若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答第兩曜之形大小唯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緩而並閏之故比乎交緩也終擊壘而先釋故比乎擊壘也日沮其雄水通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奮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類所畏者日陽月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群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中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伺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答第黃道所導後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行漸遠於日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自望

在日之右漸進為千德相潮近日若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在日也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合第五并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面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周天法一面百九十九里奇也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前為早潮子後為晚潮一云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以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答第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群山而速入射二帶而中接天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閩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答第群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月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群飛海中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



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塔辭萬物之中分日之熱謂三才也中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燭傳薪就藪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燭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塔辭才與之下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塔辭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塔辭十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雹為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群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為沴階則陽氣來

千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言大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兩靈為行逾常則凶荒接憐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曩庭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刺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塔辭十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能浮厚地也所以不極者以上規莫其圓砥規也謂之上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驟然下墜塔辭雨隨物墜而虛受任賦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瀉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

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四問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嚅噓噓為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其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與顧中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以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昌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听制先生撰履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極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唯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踴躍顏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曠古惑全疑歎載籍之不見根象數之高遺方盡迷於閩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外判離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虫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文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刊編

大意歸翰會未言字三維虛列怪無藩垣兮

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之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憐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抵為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浮沉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內冥金鋪蒸爨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鎬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璫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籥之源終識陔隲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資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形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儒氏之業也莫不咸思曩轉盡愧難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愚以始聞方數則發玄黃亦嘗以大寶酬潮敢云早惠既

不用於膠習戲自鄙童心及寤謔里中拘塵長者執經堂與避席  
嚴師自悟痛閒媿非胡廣類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  
槐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  
獨捉襟見肘又困牛衣颯垂頰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  
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自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  
之今於賦中盡挾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  
為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澄夫激而成潮之理并  
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  
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  
諸粉績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又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  
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不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箕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  
時在戌見朝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於左  
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大小則隨於月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張騫二曰蓋天劉焯三曰宣夜無師四曰安天虞  
作五曰昕天魏六曰穹天虞之說非至說也并偽亦不重其術也  
古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  
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  
云西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  
周其下

梁祖暅云渾天之形內圓如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古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

潮也又案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二三日入  
地下卦為明夷三三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  
水下於卦為需三三三三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三三又離為日  
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三三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  
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為既濟三三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  
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  
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垂証者凡五家 莊子論道 玄中記 王仲  
任論衡信地不 山經釋氏言四天記點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  
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真宗而學者多誤故  
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  
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案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衆鄭玄  
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

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  
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  
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  
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  
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  
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  
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  
自得之遂用覃思巨演稽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  
群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  
其轉運者為機其止息者為衡皆玉為之上政者日月五星也則  
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類項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此二器  
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人  
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撥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為  
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大初曆又知此術在張平子前也

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儀張衡以延喜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鬼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天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曆象蓋以入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衣君父之至德只如陳昭奏夏元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鐘元在二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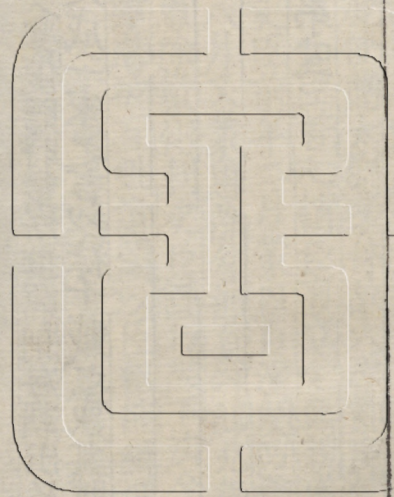
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皇繇共佐千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側管究黃鐘於玉律窺碧落於璇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勢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職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靈測之見臣肇誠惶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咸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啻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

無脂燭則熱新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  
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權臣為進士狀頭  
策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  
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  
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文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  
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  
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  
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  
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  
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  
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  
犬馬之微忽先於講筵則臣積年無所聞揚非唯自負片心實  
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賦以  
二十餘年前後詳來實符象數願以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

疏而彫蟲所為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  
盧師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筆無任惶懼戰越奔  
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  
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你史館

文粹卷第五



文粹卷第六

古賦已檢十首

名山

華山賦

楊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花卉

牡丹賦

舒元興

長樂花賦

蘇頌

桃花賦

史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杞菊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為丘大積為山山之大者為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峻荆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造而賓嶽之形物類不可殫其上無齊其傍無依巖之千仞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二峯相差如峴出其中來飲河涓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顛肅阿茅萃蟠五百里富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

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扑之走之馳之甘雨爛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瀾瀾激之殊巧說不可窮見乎中天掌筆而掌快熾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物者似池注者似白敷者似舟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籍人事余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臨九州在宥群生初太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攬其筮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曷足益是後敬乎未成乎人者必關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有盛德也尤爲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緣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戌靜釗不敢有加惟導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其茫茫余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違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聞

之矣然神起居於上官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子而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醜雜往來周東西矣蠅蟻紛紛秦連云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奔奔焚咸陽矣蠶蠶繫繭栗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問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壅澗以奉祭祀而福其已故廟祠相望壇墠迤邐盛氣具夸金玉取薪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怠矣然猶謙謙不足秦由是雜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其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陞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



翹手平鞞心乎竦神乎翫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  
頌其風文其誦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法然搏敵蹀然械囚  
紛然焚絲絲然墮空浩然涉瀕幽然久亦則知才智之劣如老而  
如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於神而愚  
之耶抑有所達而託之耶其辰既浹其精勿渝法然而勝蹀然而  
適紛然而靜況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茹壯而能決將陣而  
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嶽其山厥臣其嶽惟君惟  
南之鎮曰霍爲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勃勢荆豫華嵩青沂交  
岱如垤而秀如塊而銳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  
光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  
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  
卑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爲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  
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昧  
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

育之煦之和之開騰翳翳卉妻妻迷迷淥淥遺數百里嶽之形有雲  
驚驚其勃如怒有泉冽冽其來如鼓叱咤長陸奔列鼓轟然霹靂天  
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  
吮空或俯而技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  
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罅而節或銳而斷或斷而截  
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繁不可得  
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  
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  
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隨  
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載而備上以觀侯下以存民侯有治  
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  
帝用饗其禮王周且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  
我號而歸于嶽故祝融遷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祭  
罷符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長聖天子無由知之爾  
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

之義故爾之將賦余聞道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曠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覽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奇元輿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源出涼州而芳必為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巨之鄉西河也精食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數上苑之有開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發盛今則自禁闈滄海官署外廷士庶之家爾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遊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二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文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序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技類萬物而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侵韶光曉馳動蕩支節如解疑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耀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向者如迎青者如設坪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於鷹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疎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離離而下上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情籠畫熏宿霧皆哀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點然如招或巖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空露如悲或重然如維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狂搖纖柯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象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顏色醜各銜紅釘爭壘翠蛾灼灼天天凌凌逆逆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眉席銀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早聯仙晶奕往來金釘列錢疑睇相看

曾不晤言未及行兩先驚早蓮入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  
此繁華逞恤終日一言相誇列陸庭中步障開霞曲舞重不松豈  
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牖紗髻舞息燃依希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  
槎昧昧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灑萬坐笙歌  
一醉是競孰知其他我繁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群類獨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此榮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  
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歛跡穠李慙出躑躅肯漬木蘭清逸朱槿死  
心紫微屈膝皆讓其先敢讓價賤換乎美乎后上之產物也使其  
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  
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為而生哉汝且不言  
徒留翫以徘徊

長樂花賦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封蕪雜  
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群物余訝而未識更或告余曰此長慶  
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

古人所為得髣髴其首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矣夫樂者以哀樂之類同其樂  
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閒之嘉纖植之並用偉令名兮在茲  
徒見其豐族萃尊高標雜瑩若丹外而縞中葉縹分以紅貫綴綠  
穎之重疊素紫裝之爛熳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尊危冠  
兮纓若綬默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  
兮撲瑤翠蹇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晚  
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庭清奇之泛光本無嫌於  
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蒲上林新蕙華茸的曠萬品千  
計搖瑞色而涵芝雜奇葩而轉蕙執燄夫玉堂金閣之偏賞白日  
青春之特麗歲不與兮時向闌風蕭蕭兮夜漫漫賓遠鴻於沙塞  
叫離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蓋林閨之槁木子霜須矣亦  
庭下之枯蘭慙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殺雖秋令而不殘  
衝雨散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菲珍於麗靡節恒某於擅樂吾  
則知樹昔之奚託惟德之可安如後凋之是貴用獨立其誰觀文

學掾起而為亂曰

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伐兮秋自飄時或  
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未草駢交屈軼兮友賓連伊捧莽而荒此  
君曷為而賦麻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殊  
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  
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  
蹟然強為是之耶日休於文高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  
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祈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華華中之華發木不得駁為桃花厥  
花伊何其美實多臺隸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華壓低柔柯其色  
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五顏半隨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  
如不餘繁若無技姪姪婉婉天大怡怡或悅者若想或開者如凝

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靡而可薰或婬媚而莫持或幽柔  
而旁午或搭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疑然若思或弄傑藉以作  
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掄錢芳拙翠  
層疊映揚柳芳煙翠看輕紅拖裳動則飄香死若鄭袖初見吳王夜  
景皎潔開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  
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媯含情不語或  
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  
驪姬將諧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  
庭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鸞  
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美耳膺旋互  
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  
虜滿地春色皆前初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城花品之中此花最異  
以眾為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狹  
之卑寒士他日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  
有實而花垂或有花而實碎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

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為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為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為國芳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八閤每雞鳴後至羽林仗闈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在子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藻菡萏謬覆有闈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借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天折者良以隔礙仙狹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浦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賦焉若夫西城秘掖北禁山流見白露之光降悲紅蕖之已秋昔之菡萏承秀芳敷競發君門闕芳九重兵衛儼若千列綠蒂青枝綠溝覆池映連旗以搖艷輝長劍芳陸離疏屢兮裂毅交流兮相沃四繞兮丹禁三市兮永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祭之若霞標灼爍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

鸞足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詠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廬金鋪方璧際君之駕兮摘旋蓮之葉兮扶踈萬乘顧兮駐綵騎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玄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沼泚自生兮自死海圻兮江洹萬萬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玉戲清渦中流欲渡兮木蘭捐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叢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葩兮照燭衆彩兮相宣鳥翡翠兮丹青翰樹珊瑚兮村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燦日相前天桃蓋兮穠李凝出大堤兮艷欲燃夫其謝也秋夜度管金氣騰天宮槐踈兮井桐變搖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艷兮八九月乘化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能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特制揚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詠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綠禮盛燕臺人非楚材雲霧圖兮蘭為閣金銀酒兮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表裏入黃扉兮灑錦石縈白蘋兮覆綠苔寒暑茫茫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

以爲媒

荔枝賦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其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東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議欲爲賦述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求屈况其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齋爰負陽以從匪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台園以擢本傍陰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蒼茸霞霽環合綠綉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虛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如惡層崖之險巖波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

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謚溢綠穗凝非青英苾苾不豐其花但旨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帶約芳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泝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匹未玉函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眾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色心志可以蠲忿舌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樓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瑯蠀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續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羨李而莫取罍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爲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梁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園之所植也  
臣伏以渡淮爲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  
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  
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  
地同和群物效祉未變美之隱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  
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  
幼學爲文忝列樞近敢效首自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  
枝疑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靈黃動江潭之秋色維丹楓於谿畔  
映綠條於巖側翡翠以之引巢鳩鵲於焉棲鳥雖回露於兩露竊  
自得於雕飾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輪造  
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  
之不測速乎霜飛天匝風落秦川金莖炫煥於朝日玉樹青葱於  
靈天裁方畫翠鳥列靈沼之清澗上蔚檉松下秀蓀茶艷朱草  
與盈軒華紫芝與真連靈卉必植而嘉橘在焉碧葉獨潤金衣更

鮮天漢之華星焜燿閭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團於野露色疑炫於  
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非破苞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樹  
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謬陳  
三事既之和羹之用猶露可止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  
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并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守軍事任在限外無官舍  
是處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  
桃樹高累數尋條暢會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栖  
託頡頏上下喧呼其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  
之懼竊窺踰因是爲首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徹夫在位者爾  
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者拔櫻之攸止亦在物之且除觀  
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沉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群卉以  
效謫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兮霰集駢朱實以星聚故當小鳥之  
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赫赫闕宇之又玄長郎霞截高殿雲襄

實吾君事修祖德論道設教之選宜平時必分馥樹以貞堅匪夫  
松篠桂檜若蘭荃荷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摧無庸之瑣  
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群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  
豈和羹之正味每俯瞻中蕭牆多竒得而親伺諒何惡之能為終  
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  
不喧肅肅明明曠蕩中皆軒甍乎草無滋蔓庭不假器苟恃勢而  
將逼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沃魯出逐於強  
季緝峻擅而吳削倫固專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竊齊位  
由覆霜而莫戒聿堅冰而存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  
散木之足議

把菊賦并序

陸龜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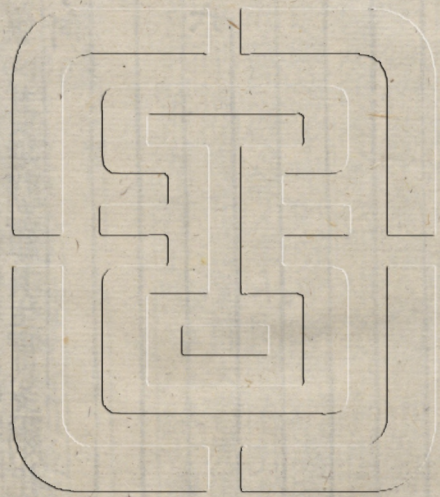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把菊春苗恣  
肥得以採頰供左右杯案又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晝暮猶  
青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  
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

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  
食耶退而作把菊賦以自廣云

惟把惟菊僧寒互綠或穎或若煙披兩沐我衣敗絺我飯脫粟羞  
漸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把未棘爾菊未莎其如  
予何其如予何

文粹卷第六





文粹卷第七

古賦庚

摠二十四首

鳥獸

大鵬賦

李白

鵬賦

杜甫

白鷗賦

蕭穎士

白鸚鵡賦

王維

感二鳥賦

韓愈

白羽扇賦

張九齡

玄猿賦

吳筠

塵尾賦

陳子昂

由鹿賦

呂溫

琴瑟賦

陸龜蒙

秋蟲賦

羅隱

蠶賦

李商隱

後飛賦

陸龜蒙

蝸賦

李商隱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心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魏阮瞻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涿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湯之奇言徹至怪  
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疑  
胚渾脫脩鬣于海曷張廣翅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旆扶桑之朝  
暉赫弈乎宇宙憑凌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為之震蕩  
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巨壑摩太清且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崢  
起搏九萬而迅征背紫天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  
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橋和閭闔之崢嶸數鴻濛有雷霆斗轉  
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擲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髮鬣其  
形若乃足縈虹蜺日耀日月連軒背拖揮霍有忽噴氣則六合生  
雲灑毛則千里飛雷馳彼北荒將窮南隅遽逸翻以旁鼓擊奔騰  
而長駘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塊視三山打觀五湖  
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譬弧莫  
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穹下覆  
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數續紛乎八荒之閒隱映  
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震

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涓欻翳景以橫楮逆高天而下  
垂翹乎决漭之野入乎汪洋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  
巖嶽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躩踞巨鼇冠山而知走長鯨  
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  
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鸝誇金衣与菊裳臥蒼梧之玄鳳  
濯綵質与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  
鷓鴣悲愁乎薦籬天雞警懼于蟪蝼陵波鳥炳耀于太湯不曠蕩而  
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  
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察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陽谷而徂  
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  
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  
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  
二禽已登于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鵬賦 并進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曜於明

時自先君懇願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仁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其脩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享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有千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祗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及憐之儻使執先祖之故事後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迷作雖不足以致吹六經先馬數手至於洗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楊雄枚臯之流庶可改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沒沒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為賜者執馬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往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按延恩謹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瀟風雲亂起雪海山陰水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所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特而標枝待弋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效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箭騰攫而疎神開網羅而有毒鹹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擊之制曳控豪梗之飛翮識政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鶩然後綴以珠飾至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捕平原寒燕空闊霜竹喧繁觀其來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墮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書民言詰堵牆之榮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豕之荆棘飽危城之霜露或感我往來赴我場圃雖青散戴角白鼻如鋪展奔蹄而俯瞻飛迅翼以還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憂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吟其音蠟奕其慮續下鞞而繞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浩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萬條可委斯又足辨也爾

具鷓鴣鳴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嗒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  
至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  
強敵而凌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端簪忽翻天路終辟水濱  
寧掩群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後也夫其降精於金  
立骨如鐵自通於腦筋入於節軀軒擡之上純潔光若擊棠棟之  
間寒風凜冽雖趾躄于交并嶺萬壑雲霧薄之不開突秋村而皆  
折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呼畏必使鳥體之靈龍鈔盜  
而潛飛集怪之群想英靈而遠躋豈比乎孟陬其力叨竊其位等  
摩夫而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  
起長汀來雖自乃去若無形置果截截養子責其修爾年歲茫  
然闕廷莫試鈎爪空向斗星飛鷓鴣割鮮於金穀此鳥已將老於  
巖岫

白鵬賦 并序

蕭穎士

白鵬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爪筋純丹體備冠距頰類天雄羣  
神克清閑不雜於奴舍拙甚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

上聞而徵焉處以雕籠致以駟騎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  
寶辛卯歲予旅泊江會流宕逾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  
夫南登西泛極聞見之義諒徧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  
天召赴京闕適与茲鳥借至于會稽之傳舍觀其死頸旁睨徊徨  
掩抑往往孤鳴音韻淒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矣于彼江山彩之素素文不綺珉備文武之正飾微妖姬  
之殊顏情莽眇以耿絜兒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  
人寰遊必海裔栖必雲間異養拙以自保法未萌之憂患不然豈  
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難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  
鷗者歟何天聽之細貌辱微禽之瑣細偶一目之見羈委微軀以  
受制望層城以斂翼懷眾侶而孤唳從殿置之駭奔仰君門以遐  
逝君門兮九重洞叫釋方宵崇池大液兮豈方壺方族翔泳乎其  
中晝聒未央之繁絃夕警長樂之靈鍾顧踈野之賤亦豈敢求一  
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深以賜影逗香真  
兮一息謂杉松可得求日而噪聚葦葍行足以窮年而啄食一与心

賞兮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鸚能言而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俗態詠漸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兢魂者焉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亦交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至慕侶方遠依人末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鵞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乎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寡雅容非飾舍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鸞呈瑞有五臺之可依山雞奉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交勁質彩奪繪衣際籠久閉喬木長遠儻見借其羽翼與迂嬰鳥而共飛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貞觀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發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統於道曰某士之守其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道業不識干戈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者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之於道其閉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二二者焉選筆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退曾不得薦書齒下幸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輝如此胡為賦以自悼且明天遭時者雖小善必詩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累患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驚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必流涕念西望之差末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子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毒徒外飾焉吳逞予生命之溼阮曾二鳥之不然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

數况策名與薦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  
得良弼於宵寐勤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  
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抵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  
有期於下地盍亦配於古人獨恨恨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鬼  
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白羽扇賦 并序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遣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  
齡與焉竊有所感立進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  
致清涼豈無絛素彩畫文章復有偷心割析毫芒提推乃密通搖  
動聲香惟瘳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  
未央伊昔皐澤之時亦有雲膏之亦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息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玄猿賦 并序

吳筠

前心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豸夫神用無方  
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觀斯玄猿嘉夫雨昏則無聲晝暈則  
長嘯不踐土石超邁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猿鵝  
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猿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  
糜鹿殫於網罟遺氓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  
託跡冥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  
之聊以作賦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曾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  
據亦熙熙而有心羨嵐風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  
暢羈客之涕密襟倚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  
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  
煙嘯或聚而閉棲或分而迴轉壽同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  
非虎豹所羈縻秦桐之密豈鵬鷃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  
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狝狝  
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端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  
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非羣卒

須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  
弃置於常情求道所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資  
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驟然驟動如政勅之未施保巢居以還  
溥匪虐食之所及何但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物之貴又焉測元  
化之所大鈞乎

麀尾賦

陳子昂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秘書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  
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食物命余為麀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好正直  
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深夫亦茫茫比仙都之微獸因何負而罹  
殃始居幽山之藪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方  
何忘情以委代而化情之不忘卒罔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確傷豈  
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厭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  
承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疇日客  
有感之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假如天

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  
於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况林棲而令走及  
山鹿與野麀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閒無巧具之則順動之則天  
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猜矯故田大之神明與物推移不  
為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  
是浩然而順斯

由鹿賦

并序

呂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攘禁之間遇野人藝廂而至者問之答曰此  
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  
鳴嗥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鹿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  
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是繫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  
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  
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乎毒備幽而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味於行止尚焉  
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藪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深井

詞子芳庭寢卧荃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  
非樂終感恩而不驚焉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陷  
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靡于踐隧設伏以待翳叢而  
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帶去食餌呦呦和鳴鷹隼狎至  
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者卒禍生所忽毒鏑欲以星  
晉潛機劃其電發或洞曾而達腹或折足而碎骨豈打鸞兮非遠  
顧町矐兮未滅風凜澤而北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信於巖煙叫  
亂聒於澗月荷行路之間者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  
仁望純束而驚顧隨獲重之遠巡視鼎中之銷爛觀机上之剖  
分勿哀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處之密爾享以豐珍比檻  
狝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擇陰而後上思走險以何因痛無知  
以相陷含怨毒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  
或比厚心則殊惜如雁陰備禍免在神理通說且拒狝謀寧起堂  
堂蕭公實曰知已給致鐘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謀臣交則  
不義責亦不仁彼美鄧生既為交親訪龍軍印豈無他人於戲激

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交而享其功滅交首兮墜義風曾慶流  
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蚌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子有蚌蠶賦揚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藝庶緝縕官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球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絳縑龍鸞葩卉  
言誕金蠶盡取後已嗚呼既泰而身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  
凍死

秋蟲賦并序

羅隱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  
必言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斃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  
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餓兮吁

蠲賦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知而成晨駭焉霞鶴不如其生汝賦唯齧而不善齧回  
鼻而多距香而絕

後蟲賦 井 五

陸龜蒙

余讀玉谿生蟲賦有就顏辟跡之嘆以未知蟲作後蟲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奔  
濟通股乃蟲之賦

竭賦

李商隱

夜風索索緣隙馮壁再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齒  
爾兮何功既角而尾

文粹卷七

文粹卷第八

古賦 辛 摠七首

古器

霜鍾賦

喬潭

敬器賦

鉉

李德裕

管泰

物景

砥石賦

劍禹錫

秋聲賦

劍禹錫

决疑

晚晴賦

杜牧

何卜賦

劍禹錫

霜鍾賦 并序

喬潭

南陽豐山有九鍾焉霜降則鳴潭叨遇達奚公權甲科然則南陽  
即公隱居之舊地為此賦以廣知音焉

豐山之峯巒岳積翠之在森爽冑寒之松上無飛鳥下無人蹤何

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鍾兩藥神資九乳靈花寧失制於後搶

豈遺音於窳樛每虛氣以自得常宿懸以警下動於耳而藏於心

必高秋之涼夜於是沈寥兮自暮而天昂蕭瑟兮霜落而風清爽

氣無朕潛來蒲盈跳然復出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  
小鳴始則含啣擁鬱旋復充詘若往若還徘徊其間爾其舒肆奔

放長樂遠暢乍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瀾亮入林蕭蕭在水湯湯  
泛濫小瀨照跡踈篁夜鶴怨兮彌若寒枝愁兮更長餘韻春容隨  
風悠揚繞於洞庭浮於瀟湘梧楸紛以難披葦葭興其蒼蒼及夫  
夜以艾兮彌靜山無人兮月冷初肅肅以自淒後琅琅而虛警其  
動愈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游於太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聊獨  
坐以傾聽惘若失乎躑躅聽不及想以存其餘方其寒氣曉集銷  
然應急發越林綠周流井邑前聲未盡後韻相及羈臣之空能屢  
來思婦之高樓遠入無不依然驚夢感歎難忘夫鍾之應霜也應  
以無心士之知己也責知其肯不鼓而為者其聲遠不言而信者  
其分深故自然之聲無假於人手特連之分不資於臆口吾欲徵  
華鍾俞良友懷音淵默藏器屢受可以應南陽待清霜之一扣系  
曰風籟起兮喧長薄霜鍾鳴兮動哀歌夫大塊兮聲無作雖有聞  
兮常寂雙

敬器賦并序

李德裕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敬器贈以古人之物求懷君

子之心嘗欲報以辭賦屬力少在重朝久盡萍固未暇於體物今  
者公已歿世余又旋逐勿觀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之靈於延  
昔周道既平既安且寧赫赫公且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  
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大  
廟而觀器見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盈則昊彼天道之常  
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沫水於器俯察要終提彼注茲授之若冲虛  
則難確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滿則傾跌寔流  
電發器如髮噴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負異衢樽之不竭蓋欲表  
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  
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彼輝光得其道者君則念於豐  
節動乃思於謙受頽既復而不遠惠襲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力及  
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慘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  
鈞公得之為賢相余失之為放臣觀遺物而猶在懷舊好而悲辛  
思欲克己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砥石賦并序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隱而傷物媮神意濕滯色環味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剖其室乃出翹陽眇眩傳刃蒙脊鱗然如病痲如果子如青蠅之惡銑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衷密石以遺予汝之革朕雖以鳥膏切刺下上直質焯身詩踏四顧迫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出磨鈍有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為佩賈士車而墮策雄鋒為之潛悔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溲而為癰顧秋蓬之不可刺兮尚何遊乎醜解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蝸一檢而多志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兮獵者之鉞不灌不群兮糝錯銜鉞日鼓月揮兮封腴擊鮮踰燿燿以濯其氣淫美而騰糝豈不以涉暑而蒙冷兮鼎用之而成好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紋滑以滄瀟如衣澁垢如鼎出否露盡盡故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骨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晚晴賦并序

杜牧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蝕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漢材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已還三光景分隨道關效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乎天砥以警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君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欤

秋日晚晴樊川子日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析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跌松數十株切切交時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疑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縱橫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驚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髮黧類似見放葉白鷺潛來兮鮫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沈其容媚雖花差於岸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

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子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致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秋聲賦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都以為天官大常伯唱和俱絕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動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宵悠悠白盡迎暮兮萬葉秋欲辭林而蕭颯  
命侶以凋秋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夜多露  
草起寒螢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墜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顛聞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行促朔鴈呼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冷冷靈室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并啓台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撼撼兮蟲伊伊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品而自我猶復感陰陰之惠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蕭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聒天籟而神驚乃將殘兮足授繼猶奮迅于秋聲

問大鈞賦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湖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感曰美惡周必復窮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欲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升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文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為賦

圓方相涵兮浩其無垠育真翕闢兮三辰以騰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欲以臨下兮魏乎雄尊夫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像或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落乎挺直唯鈞所指忽然為人為幸大矣平賦其形七情與俱晉晉不授卑辭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或譽擊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收病謹薦誠

上問兮倏伏以聽是夕寐孰夢遊乎無何之鄉抗陸級乎重霄兮  
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焯煌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  
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無有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  
形肖貌生類積億壽壽歸國匡錄錄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  
以愚覆為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益求世師資適收宜胡然抗  
心遐想前列荷孫青真蹟足斯跌籍爾晉公無為自伐毀金毀大繁  
天和乃洩利運前誘多達覆轍名陽內煎外火非執今哀汝窮將  
厚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濼雲前敷之傷瘳兮招太和而與居貴  
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濼奧無示四隅軌物之勢不作兮見傷  
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當乎且夫貞而騰氣者膺膺健而垂精  
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蹠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僕鱗蝨走  
灌莽苞阜乃牙乃甲乃犂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莩各乘氣化不  
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以  
驟壯姑尤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為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  
亦既名物幾時踰躓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實粟望

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父留謂我故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藁  
葭之蒼蒼兮霜嚴苦而中堅松於之駁皴索擇兮不若柎筍之可  
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於色兮嗟危言以端  
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黷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  
授受而迴濼濼形開物之感神孰為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游想  
委佩佐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日天問不訓今日遇幸一獻三售  
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懼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賜飽新  
授馳神清玄拜手誓首

何干賦

劉禹錫

余既幻感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沈其莫曉兮將取質  
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更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  
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問伊我  
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執人斯具裘楚友焉其猶官符子首圓而足

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月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貴居  
 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者不常者又其誰鶴胡不截  
 鳥胡不禪變何謂而踞趾蛇何功而扶持紛紜交作舛馳似  
 與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間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祖問我以  
 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害或昔而  
 成或今而廢君問易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法不可遷來不可逃  
 淹兮孰捨擗董之妻來茶雞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翳其曹屠  
 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養雞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  
 所用貴于斲輪終首廢定守驥不能前無所阻方跋蹇千里同  
 涉乎川其時在風必者之吉游者之凶同執乎野其時在澤伊禱  
 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兮節所  
 丁之若何夫始是得非我美失非我取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  
 常而俟之夫何卜為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  
 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丙視群疑猶冰釋然

文粹卷第八

文粹卷第九

古賦五 恕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修身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哀樂愁思

懷中賦

歐陽率

泛渭賦

白居易

聖賦

劉禹錫

惜餘春賦

李太白

江上愁心賦

張詠

別知賦

韓愈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傷桂賦

劉禹錫

夢

夢渴賦

何遜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  
 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激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  
 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  
 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  
 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晦交養書

夜乃成吾觀。裁功具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好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谷為錢，不有動也。靜將曷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蛰，在水為止，在門為鎖，在輪為扼，不有靜也。動矣。始則知動，方靜所伏，靜首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待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待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夫失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懷忠賦并序

歐陽詹

丙寅歲因受譴，季冬之月，次于郡墟，歷關龍逢墓，為昔聆其風，未

嘗不迴腸實涕，觀夫莖壟心又增傷。家寫憤于言為賦，以斥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今用鐵覆。于夏象欲悠悠，然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若華有道，并命委泡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謬，謬為酷烈之所加。算披圖於往載，每發心以興嗔。蕭條舊邑，春著空破。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傳，詎虎狼之共。空鳳實仁靈之類，豈雁鴉之同列。惟玉石之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審鑿心，競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大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颺颺於蕤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慎懷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哉。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泛渭賦并序

白居易

右丞相高公之堂，主真舉也。子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

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  
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閑一身得其所既美二  
公佐清靜之理又荷二公特達之遇發於嗟歎流為詠歌于時  
泛舟于渭因為泛渭賦以道其意辭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跡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雪泛泛渭水上有舟  
汎兮汎兮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為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  
又感陽春之氣感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幸兮時哉時哉  
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夷鞠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續位之二紀兮  
命高與鄭為臆梅二頭兮要立四門兮大關九讀儒書與履儒行  
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  
知已心慙忤以耕御登尋名於水常署尋職於蘭臺書室有蘭兮  
閣有芸芳菲非兮可龍備一官而無事又不雖而不執家去少兮  
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自白雲兮  
漱清流且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兮和

舳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淡澹兮棹黃綠日暮兮舟泊  
草萋萋兮道漠漠看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兮長引  
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暮兮向為乎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嬰  
嬰兮飛喬兮魚樂兮泉底著機微兮尾激我樂兮聖心融融  
兮神泚泚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  
致時於既濟疑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消六凶不我後兮不我  
先適當我兮生也彼鱗蟲與羽族咸知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取靈  
所以愧賢相而有聖帝樂乎樂乎汎于渭兮詠而歸脚道遙以卒歲

望賦

劉禹錫

貌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入極鴻蒙上下交  
氣兮群生異容發孤照于寸眸驚遐情乎大空物乘化兮多象人  
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  
有待者瞿瞿焦懷者熙熙慮深者蹙蹙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遠外  
徙倚其如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歸慶霄兮溯阿閣如  
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踴躍扇交看兮歲變旗升龍兮雙路



日轉黃道天開碧落疑瑞景於庭樹柳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  
且歡登瀛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勃惹兮佳氣盤池象  
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闕千避御史之駟馬逐侍臣之金九望如何  
其望披好宗萬靈兮越四陲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踟于  
河上馬跡窮乎越嶽紫氣度關而斐靈神光屬天而照耀瞻春眷  
以馳精聳尊尊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具具楚  
室氣惡兮蕭關燧明量龍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以雪積有疑城煙  
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雷曳柴之虛聲破來駒之先声  
信有得于風鳥示無言於旆旄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  
駭瑣釐已辭兮金屋何処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倭妻華之儻來  
仰玄天以自訴沈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凍投葉香餘紉素風  
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  
原墓拍琴翻胡塞之音袂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  
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未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  
氣兮悅萬族獨含頰兮千里自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

腸羨環拱于白榆惜馳暉于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  
評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  
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末望如何傷  
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則身愁思  
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為洛陽拜塵友

惜餘春賦

李太白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迎捕於東方水瀉涸兮碧色蘭葳蕤  
兮紅芳豔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竟一去兮欲漸涸流頰兮成  
行吟青楓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餘心之縹緲兮與春風  
而飄揚飄揚兮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妻兮綺色愛芳草兮如  
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而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  
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憂憂目眇眇兮  
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  
春改歎長河之流春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壘而  
情逾在恨不得往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

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歌斷  
躑躅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秋心於垂楊隨柔條  
以糾結望夫君兮興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送寄影於明月送夫  
君於天涯

江上愁心賦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鬱崎嶇嶺嶺而不極雲為峯兮煙為色欲變  
能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香真蒙而不已鳥為花兮猿為子紛  
盪漾兮言莫擬身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夕沙飛兮浙浙春  
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洋洋為兮寒渚望孤  
帆兮日邊雖欲買愁腸於巧筆彷彿難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  
所速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別知賦

韓愈

予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  
擾擾其既多或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其愁惟知  
心而難得斯一旦而為仇歲癸未而遷逐旅蟲蛇於海陬遇夫人

之來使闢公館而羅奉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  
不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瀾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  
可恃遂駕馬而迴軒山嶽歎其相軋樹翁翁其相椽兩浪浪其不  
止雪浩浩其常浮知來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  
涕空盡日以遲留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矣何必周秦異代夷夏殊軌阻嚴城之  
九重限方舟之一水高時事之多怨故人還而空邈關山起於足  
下堂上遠乎千里從專車之自成濼時逝而復正詩人所以思婉  
變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侯吁不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會夢佳期  
於北方疑渤海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含芳菲以賦予云好惠之  
不忘顧服義之求日陪遊嬉於帝鄉廣莫怨其飄忽鯨波洶而騰  
張俄驚魂以輟寐間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復從駛風濤之匪量  
顧投軀以縶吝撫遺體以兢惶晨切切以侵陰夕屏營以彷徨追  
前歡之俯瀾歎此恨之收長於是收神返慮澄澹靜默冥然就寢

兀若無識異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願兮且未克憂沉  
深兮幸曾臆風兮雨兮何極

傷往賦 并序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世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言耶予  
投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閱弗迷也作賦以傷之其夫覽者有  
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感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  
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大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  
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兮怨  
夫若人兮曾旭旦而著暉飄零自及之萼倏忽焉蟬之衣川走下  
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昏兮難絕見無期兮求思我行其野  
農民桑者舉袂來歸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禪敗之夫同荷均掣荆  
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鳥雀叢變冰凍荷葉荒者蟲蠢  
蠢伊豕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  
失麗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

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巧沐兮何從仰餽襦襜在身  
兮昔園差跌擊囊附臂之餘覆歲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  
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往兮能認想空帷兮  
欲歸我入寢宮有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傷兮絃柱絕瑤臺傾兮  
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窺墻夜通步搖豈兮網粘  
翡翠芳褥掩兮塵花豈豈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  
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翩於是非求保翠與真家信奇術之  
可致嗟生此兮不逢徒注視以竅聽况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  
出紛百哀而攻中糸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  
深雌劔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海如行波海涯悵緣情  
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再再生死悠悠古今乘彼巨氣兮  
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  
自迷其有分徒終然於匪忱彼家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夢渴賦

何夔

不宿食以晨飲困鍾盃以沉寢未春晝而高石墮幅巾而橫枕及

乎酒適衷腸神遊異方煙生喉舌悄然如狂爰瞰楚以窺汲諒不  
任於呼吸能據河而俯瀆乃器舟而杯斛倒魚鼈之窟宅見蛟龍  
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浹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水不  
暇於軒運心不息於躊躇見波漸竭而百川如絛岸益高而底淤  
將枯腹慊爾而未覺肺燥然而不濡尋至大湫茫然連清豈爾浩  
瀚而吾量不盈斟酌未幾倏見滄溟自靈稽首乞留濡慨吾腹未  
充豈汝為意俄傾竭於浩渺奄滴瀝而無漬瑤宮貝闕盡列平地  
三山亦城可以步至鯨鯨噉喙相煦以咽大鵬驚攫巨鼈惛胎  
四顧燁燁惘然興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恨倉海之可罄不足充  
吾之所思周禮有截塊然蟠塙水府萬族咸呼帝闕帝且不聞吾  
欲未竭方將尋蟻珥期耿恭問姜母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辨夸  
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已盡六腑如虛窓日斜照飛蚊走  
鬚鬚既驚既覺可歎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已瘵搯頤沉吟其意逾  
深以吾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足者之心

文粹卷第九

